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好友失婚多年，他今年六十歲，新娘子二十四歲，才相識了數個月，但兩口子十分快樂。

古今談
范舉

中國共有大小島嶼五千多座，島嶼岸線總長一點四萬多公里。我國面積超過一千方公里的大島有三個：台灣島、海南島、崇明島。中國的領海達到了三百萬平方公里，百分之九十的島嶼集中分佈在浙、閩、粵三省及僅次於上述三省的遼寧、山東、台灣。我國島嶼面積一般不太大，百分之九十的島嶼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超過一百平方公里的島嶼僅有十個。

從七十年代開始，許多國家都發現海底有豐富的石油、有色金屬礦藏、海洋生物資源，怎樣劃定領海的邊界線，成為了國際關注的問題。各個國家歷經十餘年的「馬拉松式」談判後，《國際海洋公約》在一九八二年才獲得通過，在一九九四年開始生效。

在七十年代以前，國際法規定，每一個國家的管轄海域寬度為十二海里，有了國際海洋公約，大陸架可以擴大到二百海里的經濟專屬區。還有一部分超過了二百海里的陸架，也可以列入經濟專屬區域。外國的漁船不能進入捕魚，有關海底的石油、有色金屬的礦藏，也屬於控制這個經濟專屬區的國家。

如此一來，相鄰國家的海洋邊界，就發生了重疊。一百五十個沿海國家出現了許多領海的糾紛。據不完全统计，全球海洋中，至少要劃定上百條海上邊界，而目前已經劃定完成的海洋邊界僅佔少數。各國為了在海島的主權，展開了爭奪，因為在茫茫大海中，只要擁有一個島嶼，鄰近二百海里的大陸架，就屬於本國，利益實在太大了。

如此一來，中國的東海大陸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大陸架，都受到了鄰國提出了領土和領海主權要求。大家都在先行掛號，企圖造成既成事實。中國最近幾年展開了大規模的海島和大陸架的勘探活動，掌握大量海底的地質資料，就是準備和鄰國討論海島和領海的歸屬問題。沒有大量的資料，在談判桌上，就不可能提出理據。海監船的建立，也是針對新的國際海洋法生效後的複雜局面。

中國鄰近的國家，相當狡猾，都是不願意與中國談判，而是單方面宣示主權，有些國家索性單方行動，在海島上殖民，或者建立行政單位。中國採取的辦法，就是定期派海監船巡邏，到這些海島附近巡邏，這等於廢除了對方的「主權宣稱」。如果對方採取拖字訣，中國也採取拖字訣，這樣有利於留待將來解決問題。因為，國際海洋法並沒有規定領海怎麼界定。一百多個國家都遇到同樣的難題，沒有辦法劃出領海的分界線，看來全世界都要拖下去。既然如此，中國不圖一時之快，不逞一時之強，不打無準備之戰，堅持維穩與維權相結合，既要穩妥有效地維護眼前的各項海洋權益，又要放眼未來，在處理當前的各種海洋糾紛或衝突時，一定要慎重地從長計議，不能因眼前事情的處理不當或任何看似微小的讓步而給將來的劃界談判留下隱患或不利的因素；努力地為將來的劃界談判做好充分的準備。

中國海島是寶貝，拖字訣最好

男人們有個說法：男人不論年紀，還是喜歡自己廿歲時候的夢中情人：清純、長髮、嫵媚、深情款款，這些都難經過歲月的洗練。我的好友對於這個說法直認不諱，還給我們看他手機裡的照片，新娘子果然一把長髮披肩，對着鏡頭做着鬼臉，女人二十當然是屬於另一種範疇，容不下計算或比較；男人要嗎就單全收，忘掉所有，從頭開始；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愛上一個六十歲的男人很難嗎？這點我不懂解答，亦不認為有必要加上戀父的標籤。或許一切姻緣之事，還是保留一點神秘好，六十二十的潮流只是外延因素。

琴台聚
葉輝

十餘年前，為《作家》寫了一篇數百字的「補白」：「話說一九四三年四月，《風雨談》文藝月刊在上海創刊，柳雨生撰《創刊之辭》，提出「盡各言爾志」的本旨，作者包括卜之琳、朱湘、南星、路易士、紀弦、包天笑、于且、蘇青、譚惟翰……馬博良也在該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蠟炬》的小說，其時他約為十歲。」查馬博良實際年齡約有三四年差誤，其時約十三、四歲。

那篇「補白」又說：「在創刊號發表作品，肯定與編者有淵源，是約稿而非投稿，由此推斷，馬博良與《風雨談》的編者或有關係，且受器重，或可憑此條線索向馬博良查詢。」馬博良其後在《風雨談》還發表了兩篇小說《小向的夢》、《哥哥妹妹》和一篇散文《飛鷹》；其中《哥哥妹妹》一篇，收錄於他的《第一理想樹》，其餘三篇並無結集。

從馬博良到莊損衣

那篇「補白」還留了一條小尾巴：「《風雨談》第一、四、五、九期刊出《莊損衣》的詩作，稱作《損衣詩抄》，「莊損衣」料為筆名，並無在其他刊物發表作品，我思疑乃馬博良化名，拋磚試問，望識者有以教我。」其後才知道，那是瞎猜，「莊損衣」不是馬朗，而是朱英誕（一九三一至一九八三）。

話說一九二八年，朱英誕才十五歲，還在天津匯文中學讀書，便寫了第一首新詩《街燈》：「水上披着羊皮的／在探索銀魚？在他身邊，／鳥稚散步，安閑地，／塵坊裡的驢叫起來，／鐘聲遲緩的敲着，／汽笛長鳴，——／這一切都遠

尺起來，／鐘聲遲緩的敲着，／汽笛長鳴，——／這一切都遠

遠的落在我身後面了。／橋把河隔開而把兩岸連起，／我依舊望得見一切，／但在雪中跋涉，我進退維谷而行。／獨自走着，我趕上前面那些提燈的人了。／街燈，昏黃的，依舊貼在牆上，／像鬼臉，……我幾乎每一經過，都感到無端的恐怖。」此詩可證作者一如馬朗，也是早慧的文藝少年。

朱英誕其後考入人民學院，是李白鳳的同學，師從林庚，後獲林庚引介見廢名，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朱英誕自費出版詩集《無題之秋》，由林庚作序。及至一九四八年，廢名在《華北日報》文學版發表了《林庚同朱英誕的新詩》一文，對師徒兩人評價甚高：「而朱英誕也與西洋文學不相干，在新詩中他等於南宋的詞。」又說「真正的中國文學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學的影響的。林（庚）朱（英誕）的詩便算是證明。」廢名在文中短評《無題之秋》，用得最多的詞語是「天真」、「親切」、「生動」、「可愛」、「美麗」。

朱英誕仰慕廢名，可見讀《訪廢名不遇》一詩：「我獨自蹣跚的，／走過清翠的天山山谷；／或者行色匆匆，／道旁的水果香也不挽留。」小河裡沒有流水如雲，／枯樹是靜觀逝水的老人；／一個靜靜的冬天將告別的日子裡，／我似乎感到一點寂寞嗎？——當我隔了玻璃窗探視時，／那些舊家具是一些安靜的伴侶，／它們似乎一點兒也不寂寞，／於是我平靜地回來。」

此詩寫於一九三五年，約略有點「何必見戴」的晉人遺風吧。廢名有一封信，似是回應此詩：「雪中我也是訪友談天去了，孰知乃有朋自遠方來，其實離橋上不遠，何人不知而雪亦不知乎，歸來乃留得足下之悲觀，我亦甚覺可惜也。」

咫尺不遇，恰若新詩史上無數擦肩而錯過的小故事。

思念悠悠

——懷念王龔如心主席

春雨霏霏，思念悠悠。適逢龍年清明，是華懋集團有限公司主席，王太龔如心女士逝世五周年的日子。

久違的往事和記憶歷歷在目，連連湧現……謹此書懷，向如心女士致敬！以示懷念。

業精於勤

1988年，嶄新的華懋廣場以亮麗的雄姿矗立在繁華的尖沙咀東部，與周圍林立的甲級寫字樓、五星酒店、大廈、商場相得益彰。別具特色的華懋廣場集高級寫字樓、免稅店、酒樓、影院、娛樂等綜合設施配套，成為用家的心頭好。

當年我所任職的公司因業務擴展之需，選擇了華懋廣場作為新址，與王太見面也多了。她的隨和、親切、能幹，朋友常以她的英文名Nina稱之。王太的優雅、時尚，是名流、夫人們的常態。但最特別是她對事業的專注、勤奮、敬業樂業的精神，令人難忘。舉一事例：

那時，我幾乎每天早晨8:30提前到公司，一是避免交通擁擠，二是可用30分鐘閱報。有很多次，當我步入大廈電梯時，會巧遇王氏伉儷，相互問候之餘，我也驚訝地問：為何這樣早來公司？他們幽默地答：「我們都是early birds。」英文：The early bird gets worm。意即：捷足先登或笨鳥先飛早入林。作為打工一族，勤奮是我責無旁貸的基本。而貴為大企業的老闆，也如此惜時如金，親力親為，以身作則，十分難能可貴。這正是華懋可以在數十年間，迅速發展成為香港成功企業的原因之一。

王太的管治才能，還在於她十分好學，一次王太和我午飯後，經過一間公司，立刻被一對擺放在公司的巨型玉石立鐘吸引，不由讚賞地說：這很實用，既可觀賞，又可增添公司的藝術、文化氛圍，將來在華懋廣場大堂也可增放藝術品。她還向我提了許多關於各種藝術品的問題。Nina的「處處留心皆學問」的好學之勤，是她管治企業的成功之道。在交往中，我也常能感受到她對房地產的熟悉，對各環節，能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來。她勤於學習、思考，善於聆聽和吸取各種經驗，成就了優秀的企業家。

大愛無疆

王氏伉儷引領的華懋集團發展迅速。但天有不測風雲。王先生的突然離去，對王太是無法承受的損失。如何面對，引領公司繼續向前，實在是巨大的、極難度過的艱難時世。然而「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極端的困境中，王太以超常的毅力和智慧，一如既往，帶領員工勇往直前，實現華懋的理想。屹立在荃灣青山碧海之間的地標性建築——如心廣場，壯觀地展示人前。王太曾深情地描述：「廣場的高、低二座，象徵着王生王太。」這是王氏伉儷人生的傑作，它不僅造福社會、市民，更令人見證了在困境中追求卓越的人性光輝。王太對先生的摯愛，實現了他們共同的夢想，在如心廣場的頂樓，有一處手模紀念。王太在印製手機時，特別為王先生預留了一個位置，先生永在她的心中。如此情深，令所



■龔如心（中）與本文作者（右二）合影。

有的人間之感動流淚。

在社會上或災區有難時，王太以深厚的愛心和慈善捐助，幫助有需要的人們。華懋慈善基金更加明燈，照亮了許多人的心靈，那感人的頌歌、動人的文章都成為人們終身受用的動力。年前，由華懋慈善基金聯合各界舉辦的大型「慈善中國和諧社會」的活動，更深刻地感受到王太和華懋集團、華懋慈善基金對社會的重大貢獻。

會議結束時已是傍晚，我從荃灣駕車急回港島，立即決定，取消晚上的應酬，急往尖沙咀華懋廣場，緬懷王太，完成我久久的心願。步入大堂，我佇立良久，那最具王太創意的小甜甜飛俠藝術雕塑，是如此靈氣、鮮活、可愛。是Nina傳奇人生的寫照。大堂還擺放了幾尊巨大的陶瓷藝術品，為這座雅致的大廈增文添彩，活色生香。當年一瞬間的偶遇，王太已將其變成現實，Nina無愧是位掌管商業王國的優秀領袖。她的勤學、藝術修養、創意、童心、愛心更完善了能者風範。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智者應自覺地過簡樸的生活」。Nina正是一位智者，以她創造的商業成就，怎樣奢華也無妨。但她甘

於生活簡樸，將財富捐贈慈善，令更多人得以雪中送炭，改變命運。Nina對家庭、事業、社會、民眾的深愛，造就了大愛無疆的崇高境界和人生，世人深深懷念和敬仰她。

站在如心廣場，在藍天碧海之間，感受到深厚的天地正氣。華懋集團和慈善基金在龔氏兄妹的引領下，眾志成城，繼續開來，發揚光大。

Nina會很欣慰。

世人更為欣慰，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培養了香港人的驕傲！她是亞洲首富女子，成功女企業家、慈善家。華懋集團、基金會主席王龔如心主席，廣為香港人愛稱的「小甜甜」。

值此如心女士逝世五周年，為紀念她回饋社會的高風亮節，贈詞一首，以示懷念和敬意：

釵頭鳳

懷念王龔如心主席

香江美，精英聚。華旗懋業創奇跡。
勤創業，傳愛心。如心如願，大愛無疆。
頌，頌，頌！
金龍吉，萬物祥。龍之傳人當自強。
人心齊，天地喜。紫荊盛綻，錦繡香江。
好，好，好！

國際工商聯合會 主席
左丹紅暨全體同仁 敬書
2012-3-6於香港

時空穿梭千四年

（約一千四百年前）的原來色彩，再以三百六十度的立體全景投影，讓戴上立體眼鏡的參觀者猶如置身原敦煌石窟中，來「搶救」這個湮滅中的文化遺產，確是富有心思的嘗試。

至於利用已技術，使壁畫中端坐五色祥雲上神仙衣彩帶隨風飄揚，樂器、藥師佛頂上的華蓋，及舞者立體浮現；再配襯莊嚴而帶有神秘感的音樂，所營造的氣氛，是進一步的資訊補充抑或多少已滲進了創作成份，適宜由觀者自行判斷。

二十多年前走過一回絲路，吐魯番、火焰山、哈密、月牙泉、鳴沙山、高昌古城等印象隨年月流逝，變得模糊，唯有石窟印象依舊深刻。立體重現石窟，於保存及普及文物認識無疑有積極作用，但對挑剔的發燒友，依然還有欠缺：目前的投影技術為半球形，固然難於重現石窟本身一般為方形及長方形的原貌，至於如何方能成功注入失落已千年那股石窟「霉味」，相信就連專家亦被考起。

河北東北風味薄餅。近年香港所有北方填鴨供顧客夾皮伴食的「薄餅」皆是麵店之現成雲吞皮所代替，用「雲吞皮」吃填鴨，黏口黏舌絕無難香，實有天淵之別。又如他們供應之涮羊肉內仍有用高煙燻火炭銅爐端擺桌上現燒現涮的，和所有大酒樓用摩登石油氣擺上之時髦涮羊肉不可同日而語。

就如上述此類傳統和新派廚藝比較，此家古老作風北方方式京菜館真的所剩無幾了，可能此是碩果僅存之一家。阿杜小時為廣東青年隊足球代表，當年教練劉兆美是北京體院世界兒幼時叫阿杜做「契爺」，如今其兒媳也是正宗山東姑娘，此一運動之家赴美僑居已有卅年，他們每年返國經港一定要到阿杜帶引光顧此油麻地北方店，吃過兩頓真正煤爐烙燒餅才算一慰思鄉之念。去年開始阿杜契仔美女，被香港電影公司環宇羅致為新星，已駐港拍戲經年，晨曦小妹也是祖傳北方人口味，常約阿杜齊上北京酒樓吃山東燒雞，看來本人有一日膽固醇過多，也是這美人小契孫所害。

契孫女所害

香，如此的煤爐產物香港所剩無幾了。在此叫一客「北京填鴨」供夾吃片皮鴨的烙餅是真正的煤爐銅板一張，烙出來的正宗

一網打盡
楊振輝

應城大邀請，參觀以最新的立體科技技術，重現敦煌莫高石窟二〇〇號北壁的立體動畫影像。處理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從來是高難度的考慮：公開讓公眾參觀必定存在氧化、潮濕、溫度變化、人為磨損的威脅，以及高維修保養費用。不讓參觀又或者限制進入，又會被視為製造階級差異，以致文化推廣未能普及。保育莫高石窟，所面對的當然更有地震、洪水、蟲蛀等自然災害，使壁畫色彩和泥塑剝落，達難於修復的挑戰。因此以敦煌研究室提供原二〇〇號石窟北壁的雷射掃描數據作基礎，然後按藝術歷史資料，替已經嚴重褪色的畫像進行修復和重新上色，以呈現最接近當年

醉拳與武館

則有兩部，當中分別以《醉拳》和《武館》最為成功，尤其是《醉拳》，見證了成龍繼李小龍之後的冒起。

片中的成龍雖然好勇鬥狠，但他不是李小龍般的無敵強者，一站出來就所向披靡，而是需要良師調教點撥的小子。一方面，成龍與關德興也有大不相同，成龍飾演的黃飛鴻，再不會講儒家的道理價值，可見創作者刻意反傳統之道而行，反映時代轉變，人心也變。而袁和平的功夫喜劇，靈活地融會雜耍式表演，令觀眾耳目一新。

劉家良的黃飛鴻電影，與袁和平又有所不同，我所用的概念是新保守主義路線。劉家良在過去的黃飛鴻電影中演過角，而在七十年代，他思考舊價值在新社會的存在意義，又帶出現矩與鍛煉等核心命題，這些在《陸阿采與黃飛鴻》、《武館》都有所反映。劉家輝飾演的黃飛鴻，也是少年人，再不會講儒家的道理價值，但他會以行動證明武德與武術之必要，悉力在保守的觀點下，開創新的調和路線。

記憶後書
鄭政恒

國際電影節曲終人散，但電影節目還是一個接住一個。後天（十五號）二時正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就有一部不可不看之香港電影——《醉拳》的放映，映後談由我主講，月底則有另一部殿堂作品《武館》的放映，兩部影片也是「香港神話」：黃飛鴻電影「節目之一」。

當天，我會談及好幾個話題，例如黃飛鴻是不是一定由關德興飾演呢？史仲田、谷峰、劉家輝、成龍、李連杰、趙文卓等人都飾演過黃飛鴻，個個各有特色。《醉拳》中的成龍活活是「反斗鴻」，就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關不住的小子。

袁和平和劉家良，是七十年代拍攝黃飛鴻電影的兩個主要導演，以量計算，袁和平拍了三部，劉家良則有兩部，當中分別以《醉拳》和《武館》最為成功，尤其是《醉拳》，見證了成龍繼李小龍之後的冒起。

片中的成龍雖然好勇鬥狠，但他不是李小龍般的無敵強者，一站出來就所向披靡，而是需要良師調教點撥的小子。一方面，成龍與關德興也有大不相同，成龍飾演的黃飛鴻，再不會講儒家的道理價值，可見創作者刻意反傳統之道而行，反映時代轉變，人心也變。而袁和平的功夫喜劇，靈活地融會雜耍式表演，令觀眾耳目一新。

劉家良的黃飛鴻電影，與袁和平又有所不同，我所用的概念是新保守主義路線。劉家良在過去的黃飛鴻電影中演過角，而在七十年代，他思考舊價值在新社會的存在意義，又帶出現矩與鍛煉等核心命題，這些在《陸阿采與黃飛鴻》、《武館》都有所反映。劉家輝飾演的黃飛鴻，也是少年人，再不會講儒家的道理價值，但他會以行動證明武德與武術之必要，悉力在保守的觀點下，開創新的調和路線。

杜亦道
阿杜

港九最好吃的北京填鴨是油麻地一家有半世紀歷史的舊店「北京酒樓」，該店開在油麻地大路舊廈之二樓，再上有星總會，不是老顧客甚少知此為米芝蓮美食好去處。而大集團經營的大商場「北京樓」有許多家，無論排場價格廚藝味感和此家古老店都頗不相同，最大特色是此店由河北老廚工所經營，在鬧市中心為自設他們。不過此老店前後左右都正在舊廈拆卸改建新廈之中，看來不出三兩年，此店亦難逃被收購之命運。

古老京菜食肆廚房仍用煤爐炭爐，拉麵發麵之「麵案」仍是古老搓麵厚木桌，燒餅烙餅皆在銅板煤爐烙成「蔥油餅」、「韭菜盒」等，上桌個個香鬆乾脆有咬勁麵香，如此的煤爐產物香港所剩無幾了。

在此叫一客「北京填鴨」供夾吃片皮鴨的烙餅是真正的煤爐銅板一張，烙出來的正宗

一網打盡
楊振輝

應城大邀請，參觀以最新的立體科技技術，重現敦煌莫高石窟二〇〇號北壁的立體動畫影像。處理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從來是高難度的考慮：公開讓公眾參觀必定存在氧化、潮濕、溫度變化、人為磨損的威脅，以及高維修保養費用。不讓參觀又或者限制進入，又會被視為製造階級差異，以致文化推廣未能普及。保育莫高石窟，所面對的當然更有地震、洪水、蟲蛀等自然災害，使壁畫色彩和泥塑剝落，達難於修復的挑戰。因此以敦煌研究室提供原二〇〇號石窟北壁的雷射掃描數據作基礎，然後按藝術歷史資料，替已經嚴重褪色的畫像進行修復和重新上色，以呈現最接近當年

時空穿梭千四年

（約一千四百年前）的原來色彩，再以三百六十度的立體全景投影，讓戴上立體眼鏡的參觀者猶如置身原敦煌石窟中，來「搶救」這個湮滅中的文化遺產，確是富有心思的嘗試。

至於利用已技術，使壁畫中端坐五色祥雲上神仙衣彩帶隨風飄揚，樂器、藥師佛頂上的華蓋，及舞者立體浮現；再配襯莊嚴而帶有神秘感的音樂，所營造的氣氛，是進一步的資訊補充抑或多少已滲進了創作成份，適宜由觀者自行判斷。

二十多年前走過一回絲路，吐魯番、火焰山、哈密、月牙泉、鳴沙山、高昌古城等印象隨年月流逝，變得模糊，唯有石窟印象依舊深刻。立體重現石窟，於保存及普及文物認識無疑有積極作用，但對挑剔的發燒友，依然還有欠缺：目前的投影技術為半球形，固然難於重現石窟本身一般為方形及長方形的原貌，至於如何方能成功注入失落已千年那股石窟「霉味」，相信就連專家亦被考起。

河北東北風味薄餅。近年香港所有北方填鴨供顧客夾皮伴食的「薄餅」皆是麵店之現成雲吞皮所代替，用「雲吞皮」吃填鴨，黏口黏舌絕無難香，實有天淵之別。又如他們供應之涮羊肉內仍有用高煙燻火炭銅爐端擺桌上現燒現涮的，和所有大酒樓用摩登石油氣擺上之時髦涮羊肉不可同日而語。

就如上述此類傳統和新派廚藝比較，此家古老作風北方方式京菜館真的所剩無幾了，可能此是碩果僅存之一家。阿杜小時為廣東青年隊足球代表，當年教練劉兆美是北京體院世界兒幼時叫阿杜做「契爺」，如今其兒媳也是正宗山東姑娘，此一運動之家赴美僑居已有卅年，他們每年返國經港一定要到阿杜帶引光顧此油麻地北方店，吃過兩頓真正煤爐烙燒餅才算一慰思鄉之念。去年開始阿杜契仔美女，被香港電影公司環宇羅致為新星，已駐港拍戲經年，晨曦小妹也是祖傳北方人口味，常約阿杜齊上北京酒樓吃山東燒雞，看來本人有一日膽固醇過多，也是這美人小契孫所害。